

## 经年茶笈

■ 董文馨

2012年我被借用到华数公司开展工作时,认识集客部的柳丁姑娘,我们从普通的同事关系到亲密茶友,皆因好一口茶结缘。工作休息间隙就去她办公室讨杯茶喝,去看看她工位上摆放的茶碗、茶宠,和一些新奇的茶具茶叶。在她简陋有趣的工位茶馆里品茗聊茶,仿佛总藏着令人心境澄明,被治愈的微小惊喜。

入门茶道至今,算算茶龄,我也算得上资深茶人。多年以来身边朋友跟着我一起品茗喝茶喜欢上茶不少,有几位朋友专门花钱去茶馆和茶人学习茶道,还与我分享她们学茶的趣事。在青田这座滨江小城里稍有名气的茶馆老板都认识我,时常会邀请我去她们的茶馆品鉴新茶和压箱底的茶,每次品茶我会带上收藏的好茶到茶馆和大家分享,茶来茶往还认识很多喜欢茶的同道朋友。茶友们一起喝茶身心愉悦,受益匪浅。

说起柳丁钟情喝茶的故事,追溯到2017年,一次友人约她茶馆见面小聚。那天她走进茶馆,就被眼前的茶客们慢慢吃茶的画面感动到,仿佛提示此刻的她被按下“暂停键”,让正处于快节奏的柳丁慢下来,心生羡慕向往。那天去的城中心八马茶馆里放着悠扬的古筝名曲“高山流水”,馆里的茶人们忙着烫杯烫碗,摇茶闻香,冲茶出水入碗和茶客们呼噜呼噜的吃茶品茗,啜一口茶心神自然沉静下来,三道一过便爱上了这一盏清饮。

与友端坐喝茶,看着茶叶在沸水里慢慢舒展开来,便逐渐放下焦虑,静品茶渐入佳境。几杯茶喉暖,顷刻被四溢茶香、茶人茶道的仪式感治愈。就经常光顾茶馆成了茶客,和茶人学习试茶、品茶、泡茶。喝茶一些日子后,欣喜发现皮肤鲜亮光滑、润泽通透,心境也是越来越好,奶茶店的奶茶,便利店的碳酸饮料就不怎买来喝了。

鲁迅先生说:喝茶当于瓦屋纸窗下,清泉绿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就好,喜欢喝茶它只是我日常里很自然的事,每天到那个时候就会放下所有坐下来喝茶。至于如何泡,泡茶水温多少温度,冲水几秒出汤,用啥茶具、茶碗这些都没啥讲究。喝茶对我来说就是简朴生活回归自我的一种方式。但我会去超市买些各地不同水质矿泉水去泡不同的茶,寻到适合的水去泡那款茶,喝出不同的人生茶味。泡茶茶具会用些更方便的素雅陶瓷、白瓷盖碗。更注重吃茶,与茶对话的时光里,感受到的愉悦感,节奏会变得很慢,身心都得很好的修养。

人生如茶事,在偏爱的晨昏里,以舒适的节奏行走日子。可真正能怀拥澄明心境,将每天酿成向往模样的行者,终究如疏星寥落。沉重的生活皆需寻找那一叶方舟,渡我于纷扰之河。经年与茶对坐的我,渐悟茶如缄默的禅师,初遇时不过山间一芥青碧,再晤时竟藏一幅高山流水画。每当茶汤滑入喉间的刹那,茶之真味,三分落于舌尖,七分沉入性灵,同一壶春秋,冷暖中品啜千重禅境。

最近一次探访,发现柳丁的工位旁又新添置复古茶柜,上面摆满陶瓷茶具、茶杯、茶碟。我新奇的拉开每一层抽屉,仿佛走进柳丁的茶馆,暮色浸透青砖的小院,指尖轻轻拂过斑驳竹篱,恍若触摸到岁月绵长的脉搏,她那份盈满心房的欢愉化作檐角风铃与星子碰撞出火花。在独属的天地里,欢喜如藤蔓缠绕光阴,插满野菊的陶罐与木窗台低语,我们在旧书页摩挲的褶皱间游走。柳丁说:晨昏且暮间,人们总爱循着自己的钟漏起居,依着心性舒展筋骨。然而真的做到琉璃心境,将浮生过成云锦画卷的人稀若晨星。做销售职业工作压力大,能够觉得一股清泉,修炼出独属于自己的菩提是件极好的事。

初逢茶只当是人间草木,浸润几十年,方觉盏底沉着半世烟霞。茶汤三沸七分灵明养在腔子里,三分真味浮在舌端上。汲泉时水沸如语,注盏时雪乳初分,饮罢时舌底鸣泉,千江有水千江月,一叶沉浮一乾坤。初遇铁观音的兰香清锐,到沉醉普洱的醇厚陈韵;从红茶的暖甜入心,再到岩茶“大红袍”的岩骨铮铮,这几十年的茶路,恰似一场味觉的朝圣。

铁观音就像青春里的一抹翠色,滚水冲下时凤凰展翼般的清香,带着闽南丘陵的晨雾气息;普洱则是岁月沉淀的暗涌,每一道陈化都是与时间的对话,在茶汤的褐红里照见山河苍茫;尤其是武夷岩茶丹山碧水的魂魄凝在炭火锤炼的茶骨中,啜饮时喉底回荡的岩韵,霸气犹如万壑松风穿堂而过。

近些年煮老白茶,在老白茶里加入陈皮成了喝茶风尚,它就像一场温厚的秋雨漫过茶席。喜欢白毫银针经年转化出的药香蜜韵,与广东新会陈皮的柑香交织。还有“一期一会”念念不忘的台湾乌龙澄黄金汤,犹如味觉原乡的灯塔,茶中的明月。

若说茶汤是灵魂,器物便是血脉的具象,它是茶的衣裳。茶人可以按喜好依循场景来选择器皿。“一杯壁渔樵耕读的墨影,在茶烟中若隐若现”。这技艺源自福建德化白瓷的笔触,却在台湾陶艺家手中蜕变为“杯上浮世绘”,捧杯时但见茶汤漾过画中人的衣袂,仿佛听见闽南茶歌在基隆港的余韵。器物总是在茶席上诉说着比文字更深刻的文化交融。

闷泡醇厚老白茶时会偏爱粗陶壶。对汝窑瓷的开片之美也是情有独钟,格外心仪那些绘制着细腻人物故事的手绘品茗杯。一杯一盏间承载着茶汤流转的光阴与心绪。从闽南铁观音到台湾乌龙,味觉的迁徙暗合着文明的轨迹。当老白茶在陶壶里翻腾陈香,岩茶在紫砂器中焙火重生,我仍会在某个晨昏,取出那只青瓷盖碗,看台湾乌龙在沸水中舒展成绿裙白纱的舞者。当茶汤入喉的瞬间,原来所有茶味的终点都是人在草木间的初心相逢。在我们大家生命的不同阶段,总能啜饮出不同的人生茶味。

## 举杯孤独(外一首)

■ 朱艺伟

今夜的一轮盈月,皎洁  
从一座高高的山峰升起,向一处朦胧的山谷滑落  
举起杯的那一刻,不是满满的酒香  
而是对影成三人的孤独  
杯盏里晃动故乡的影子  
有山,有湖,有村落,也有李白的醉饮……

不知从何处飘来了笛音  
平添了一种玄妙,在寂寥的空中飘荡  
像禅师用一双让人看不见的手  
演奏了这一曲  
没有让孤独窒息

借着我低头啜饮的片刻,再抬头  
月亮栖息于一处房的翘角  
一句唐诗终于斜落了  
惆怅的窗户

深夜,依然贴近  
每个孤独者的背影

风声很小,却已  
渡过秋水  
但酒浇喉暖的时候  
燃起的是着一股烈火  
对于执着相信月光的尽头是故乡的人而言  
洁白的两头发生了各自的风影

一种孤独就这样  
在夜深人静中崛起  
又在月光里慢慢走失  
那棵让夜鹰停过的枯树回到了它的位置  
而月亮  
已经孤独地坠落于山壑中  
湖面寂静,一片虚幻

美好总会  
不期而遇

■ 林京勇

一枚银杏叶,爱心被虫蛀过  
白梗连着绿衣,依然笑得那么灿烂  
微风中,肉嘟嘟的叶片像婴儿的手掌  
不停地拨弄着,黎明的曙光  
诉说着曾经的故事

一只白蝴蝶抖抖转转,转转抖抖  
最终落在了它破损的边缘上  
旁边那么多完整的绿叶,摇摇晃晃  
也只能是干瞪着眼,一副很无奈的样子

我们平时经常看到,蝴蝶蜻蜓小鸟之类  
停在不起眼的枯枝败叶上  
难道它们也喜欢有故事的落脚点?  
看来残缺与不堪并不可怕  
只要有梦想,美好总会不期而遇

## 姜味人生

■ 吴长沙

那天傍晚,妻子从厨房里探出头:“老公,去楼下的菜店买四块老姜,等下煎鱼用呢。”“为什么不是嫩姜?”我好奇地问。妻子微笑着答道:“嫩姜压不住腥味呀。”我才恍然大悟,应声出门去买老姜。

我推开店门,店老板猫着腰整理菜摊,听见我要四块老姜,直起身从菜筐里翻出几块老姜,放在我跟前,任我挑拣。老板喜笑颜开,爽朗地说:“这老姜就好比咱们巷头80岁的老太太,越老越有精神。”我被逗笑,他又幽默地说了一句:“菜要嫩的,姜要老的,万物各有其时。”这话富有生活哲学,瞬间点燃了我记忆里关于姜田的往事。

儿时,我挽起裤腿,屁颠屁颠跟在父亲后头去种姜。父亲在清明节前后,已让家中的老母牛拉着犁将田土翻了一遍。翻好的土地上,父亲起了一行行垄沟。那天,我和父亲将一个饱满的姜种摁进垄沟,埋得深深的。我不解,仰头问父亲,父亲摩挲着姜芽说:“这芽儿得藏深些,经得住土压,将来才长得瓷实。”原来是为后面的成长打下夯实的基础,那一刻我恍然大悟。种下去的姜,破土而出,原来细小的姜芽变成茁壮的姜苗,绿油油的叶子片片向上,挺拔刚劲。到了盛夏,父亲和我给姜除草、除虫、追肥,还要拿铁锹把泥土往姜秆周围堆,堆完后,父亲拍拍身上的尘土:“姜是‘窝囊’东西,越闷在土里越长。”

霜降来临之前该收姜了。我跟在父亲身后,割去一人高的姜叶,只留10公分的姜秆;接着抡起小锄头,对准姜的根部,小心翼翼地挖下去,露出了裹着粉红皮的嫩姜。指甲轻轻一掐,饱满的嫩姜冒出了水,带着清冽的辣。顺着嫩姜的块茎往下挖,找到了泥土深处的老姜,表皮深褐色,像布满皱纹的手掌;掰开来,千丝万缕地勾连在一起,浓烈的辣味直扑鼻子。父亲把收回来的老姜和嫩姜分开存放。嫩姜呢,父亲用小刨子去了皮,剥成细长的姜丝装入透明的玻璃瓶,加入适当的陈醋进行腌制,三五天后变得脆口酸爽。脆口酸爽的姜丝就着一碗白粥,哧溜下肚,算是人间美事。老姜呢,父亲把它们丢在灶头的通风处,炖肉、煎鱼时放一块,醇厚的香便飘逸整个厨房。

年幼的我,不懂父亲为何不将老姜和嫩姜放在一起腌制,就跑到父亲跟前好奇地问。父亲是懂得生活之道的,他摸了摸我的脑袋,不缓不慢地说:“嫩姜活脱,得用醋压着点;老姜沉香,得靠慢火才能熬出真味。人也不一样?”那时的我不懂这话里的深意,多年后的今天,才略知姜味蕴含的人生哲理。

摸出老姜递给妻子,妻子把老姜横在砧板上,切成细细的姜丝。姜丝备好,妻子起了油锅,油滋滋作响,正是火候。姜丝下锅,辣香飘起,浓烈醇厚;鱼块滑入,刺啦一声,姜的醇厚与鱼的润滑香嫩缠在一起。香气漫过鼻尖时,忽然懂了菜店老板说的“万物各有其时”。嫩姜活泼,需收敛锐气;老姜老成,正发挥余热。姜味人生,浸在岁月里。我的成长蜕变,妻子掌勺的从容,父亲种姜的笃定,老板卖菜的参悟,真可谓“姜还是老的辣”——人越成长,越成熟,越能品出生活的真谛。

我们都在时光里成长,从嫩姜熬成了老姜。姜味不变,一颗向上的心也从未改变。

## 家乡的那条小河

■ 章爱玲

我的童年在一个小村庄度过,周围有青青的山、绿绿的庄稼,还有一条弯弯曲曲的小河。河水从高山深处直流而下,轻轻穿过村庄,一年四季滋润着两岸土地,伴着一代又一代人走过岁月。

故乡的河是我童年最深的印记,陪我度过无忧无虑的时光,藏着太多欢乐与梦想。对父老乡亲来说,它也是最美的风景线,日夜伴着村庄生活,是大家心中不可或缺的存在。

我不知道这条河的源头在哪,只知道它从两座山中间穿梭而下。山峡两侧长满茂密的树木,还有陡峭的岩石。春天时,河边有许多不知名的花,粉红色的花朵缠着藤条攀在松树上,各类青草也随着缓缓水流轻轻摇曳。

河水流到山脚下,有一个大池塘,往下还有几个小池塘。塘水清澈见底,里面有小鱼小虾,春天会冒出许多小蝌蚪,夏天则能听见青蛙在草从里歌唱。因为小河挨着村庄,有一条小河道从池塘分流到村中心,村民们在那儿清洗蔬果衣物,常能碰到几人一同用水,大家便聚着聊聊天家常。

每次想起故乡的小河,思绪就像流水般缓缓不息:清清的河底,鱼儿欢快嬉闹;岸边花丛中,蝴蝶翩翩飞舞;小鸟唱着不变的旋律,河水哗啦啦日夜流淌。河两岸是大片农田,随季节变换,景象万千。

夏天的河边,垂柳随风飘摇。我喜欢在河边踏着舒缓的步伐散步,踩在草地上,闭眼能闻到花香。岁月将河岸雕琢成亮丽的风景,夜晚弯月洒在河面,静坐岸边,能听见流水演奏的天籁,各种虫儿暗暗跟唱,唯有蛙声不知疲倦地唱到天亮。

最有趣的是下水抓鱼。跟着伙伴们拿簸箕堵在河道较窄处,再到上游把小鱼赶下来。河里鱼的种类不少,还有小虾和小贝壳,除了泥鳅,其他鱼我都叫不上名。泥鳅滑溜溜的,小时候总使劲去抓,现在想来或许已不敢了。记得有次同伴抓了条小蛇,以为是河鳝,拿回家被大人认出后,大家便都怕了这些滑溜溜的东西。

秋天的河两岸,稻穗沉甸甸的,还有各色花朵绽放,随处可见蜂飞蝶舞,像一幅丰收画卷。河边洗衣的姑娘、田里忙碌的小伙子,开心地谈天说地,阵阵笑声在岸边回荡,这样的画面美不胜收。

冬天,大地万物仿佛进入冬眠,河边也沉静下来,花草枯萎成同一种色调。村里的鸡鸭在河边觅食,树枝上麻雀叽叽喳喳地打闹,村庄上空炊烟被微风吹散在树梢。

乡间的自然景色很美,唯有身临其境,才能体会那份闲情。离开家乡多年,不知那条小河是否依旧。如今在繁华喧闹的都市,高楼林立、车水马龙,忙碌得没时间回去享受家乡的宁静。但故乡的小河,在我脑海中依然清晰如昨。

